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Jiuhuang Bencao
or Treatise on Wild Food Plants Used for Saving Famine

救荒本草 译注

[明]朱 橚 著

王锦秀 汤彦承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救荒本草 译注

[明]朱 橚 著

王锦秀 汤彦承 译注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Jiuhuang Bencao

or Treatise on Wild Food Plants Used for Saving Famin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救荒本草译注 / (明)朱橚著;王锦秀,汤彦承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ISBN 978-7-5325-7566-4

I. ①救… II. ①朱… ②王… ③汤… III. ①食物本草—研究②《救荒本草》—译文③《救荒本草》—注释
IV. ①R2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1422 号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韩寓群 徐传武 主编

救荒本草译注

[明]朱橚 著

王锦秀 汤彦承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415,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7566-4

Q · 1 定价: 6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凯恩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世界科技史后指出，在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在秦汉时期编写的《周髀算经》比西方早五百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东汉的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比欧洲早一千七百多年；南朝的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 $3.141\ 592\ 6\sim 3.141\ 592\ 7$ 之间，这一成果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擅长发现和发明，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抱着“普及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研究和继承科技方面的民族优秀文化，以鼓舞和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进群众文化素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宗旨，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当时，特邀老出版家、科学史学者胡道静先生（1913—2003）为主编。在胡老的指导下，展开了选书和组稿等工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得到许多优秀学者的支持，纷纷担纲撰写。出版后，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套丛书在20世纪仅出版了五种，就不得不暂停。此后胡老故去，丛书的后继出版工作更是困难重重。为了重新启动这项工程，我社同山东大学合作，并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请韩寓群先生、徐传武先生任主编，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选定书目，重新修订编撰体例，重新约请作者，继续把这项工程尽善尽美地完成。

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并考虑到现在读者的阅读要求较十余年前

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对该丛书体例作了如下修改：

一、继承和保持原体例的特点，重点放在古代科技的专有术语、名词、概念、命题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要求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的原理来解释我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尽可能达到反映学术界的现有水平，从而展示出我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所存在的不足。为了达到这个新的要求，对于已出版的五种著作，此次重版也全部修订，改正了有关的注释。希望读者谅解的是，整理古代科技典籍在我国学术界还是一门较年轻、较薄弱的学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的许多经验性的记载，若要用现代科学原理来彻底解释清楚，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只能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而逐步完成。

二、鉴于今天的读者已不满足于看今译，而要阅读原文，因此新版把译文、注释和原文排列在一起，而不像旧版那样把原文仅作为附录。

三、为了方便外国友人了解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们将书名全部采用中英文对照。

四、版面重新设计，插图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重新制作，从而以新的面貌，让读者能愉快地阅读。

五、对原来的选目作了适当的调整，并增加了新的著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重新启动，得到了许多老作者的支持，特别是潘吉星先生，不仅提出修订体例、提供选题、推荐作者等建议，还慨然应允承担此套丛书的英文书名的审核。另外，本丛书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山东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这项文化工程的单位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热爱《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老读者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期望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11月

前 言

《救荒本草》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区域性经济植物志，它用简明的文字和细致的绘图，记录了我国明代中原地区的可食用植物资源，显示出较高的植物学研究水平，对此后中国古代植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在现代，作为一部重要的古代植物学著作，《救荒本草》仍然被许多植物学家所称颂。

《救荒本草》在《四库全书》中隶属于子部农家类，根据原书的卞同序，本书以“救荒”为目的。明清的农学家和地方官员比较重视这部书，多次翻刻。20 世纪以来，也有学者把它作为本草著作加以研究，或许因为书名冠以“本草”字样，而书中又收录了《政和本草》所收录的 138 种药物的缘故。

全书共两卷，卷下又细分为草部、木部、米谷、果部和菜部等，共收载植物 414 条，其中“《本草》原有”植物 138 条，“新增”植物 276 条。

1. 《救荒本草》的作者与成书目的

关于《救荒本草》的作者，底本作朱橚。朱橚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弟弟，生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卒于明洪熙元年（1425），洪武十一年（1378）被封为周王，死后谥“定”。除《救荒本草》外，朱橚还撰有《普济方》一六八卷，并命医官李恒集有《袖珍方》四卷，自己则撰写序文。嘉靖三十四年（1555），陆柬重刊《救荒本草》，误以本书为周宪王编撰，后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沿袭了这个错误。周宪王为朱橚的长子朱有燾（1379—1439），谥“宪”，他是以书画和杂剧见长的。《救荒本草》的卞同序只称为周王，估计是造成这种误会的一个原因。卞同序似乎将成书归功于朱橚一人，但用现代的眼

光来看，朱橚或许只是这部书的组织者、出资者及主要编纂者之一，其他参与者的姓名已不可考。另外，植物绘图也是该书的重要工作，序中已经指出非朱橚本人所绘，但画工姓名已不可考。

朱橚为什么会组织编写这样一部解决荒政的区域性经济植物志呢？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灾荒史。”（《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中国气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季风气候明显，季节性降雨往往不均衡，异常天气年份的降雨变化强烈，由此导致水、旱灾害以及相伴随的蝗灾频发。到明朝时，自然灾害更加频繁，中原地区概莫能外。“在明代 276 年中，灾害达 1 011 次，为前所未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根据《大明会要》记录，1374 年、1376 年和 1404 年，中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水灾；1370 年、1371 年（河南）和 1397 年发生了旱灾；1373 年、1402 年和 1403 年（河南）发生了蝗灾。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则如本书李濂序中所说：“齐梁秦晋之墟，平原坦野，弥望千里，一遇大侵，而鹄形鸟面之殍，枕藉于道路。”正因为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荒政，制定各种措施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他号召百姓广植桑、枣、柿、栗，以补充粮食不足。为鼓励栽植，他还规定，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后的桑枣种植，但以数报，不再纳税。

作为中原藩王，朱橚亲历灾害较多，知道灾荒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因此才有“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萁稗而已也。苟能知悉而载诸方册，俾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昌阳，弃乌喙，因得以裨五谷之缺，则岂不为救荒之一助哉”（本书卞同序）的思考。“于是购田夫野老，得甲坼勾萌者四百余种，植于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仍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汇次为书一帙。”（同上）

救荒植物是用来在荒年充饥的，一旦误食有毒植物，可能危及百姓的健康甚至生命，则与其荒政目的相背离。本书各条之下都有“救饥”一项，详细记录了野菜的食用部位、加工方法和食用方法。告诉使用者哪些有毒植物需要淘洗、浸泡或者特殊处理，哪些少毒植物可以焯后用油盐调拌食用，哪些无毒植物可以直接食用。如罌

粟科植物白屈菜须用土和水浸一宿；商陆科的商陆（章柳根）须切片后，用豆叶和豆子间隔，长时间蒸煮；萝藦科的牛皮消须用水反复煮，以去除其有毒成分等。有如此详细的介绍，编纂者必定曾向民间深入了解相关信息。这体现出藩王朱櫨的仁爱之心。

2. 《救荒本草》的历史成就

15 世纪初，以《救荒本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植物学研究走在世界前沿。此后直到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848）的四百多年间，中国古代植物学著作多沿用《救荒本草》的体例，没有大的突破。

《救荒本草》在古代植物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脱离了旧本草的窠臼，开始了纯粹的植物学研究

《救荒本草》是中国自古以来第一部单纯记载可食用植物的植物学著作，虽冠以“本草”，但从它开始，中国古代植物学才真正脱离了本草（五代韩保升语“药有玉石草木虫兽”）的束缚，以单纯经济植物志的形式出现，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创举。欧洲类似水平的著作在一百多年之后才出现。尽管《救荒本草》的形态学、分类学水平仍然很低，如不分单叶、复叶；分不清叶柄和茎，甚至将菊科植物的头状花序误认为一朵花等，但这都不影响该书在当时世界植物学研究领域的先进程度。

2.2 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植物描述体例

以《中国植物志》为例，现代植物分类学描述植物的体例大略包括如下内容：学名，习性，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物候，产地、生境和用途。而六百年前《救荒本草》所建立的植物描述体例，已经与这一体例十分接近，这不能不让现代植物学家惊叹。这一描述体例明显超过了之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部与植物相关的著作，是对历代植物描述体例的一次大的提升。

此外，为了让普通百姓掌握植物特征，该书作者采用了最容易理解的类比方法来描述植物，如蝎子花菜条：“叶似初生菠菜叶而

瘦细。”由于没有具体的度量数据，这一方法现在看来科学性稍有不足，但通俗易懂，非常实用。

2.3 大量新物种的发现和描述

《救荒本草》一次性发现并描述了大量的地区性植物新物种，数量达 200 多种。在一部专著中，用精确的文字和绘图来描述这么多的新物种，即使在现代地区性植物志书中也少见。

2.4 精美的植物科学绘图

西方植物学家，如布莱资奈德(E. Bretschneider)和瑞德(H. S. Reed)等都称赞《救荒本草》绘图精美，说它已经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植物科学绘图水平，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救荒本草》描绘植物的精细程度是此前中国任何一部植物学著作都无法相比的（此指嘉靖四年刻本而言，永乐四年刻本的绘图想来应该更为精致生动）。

中国现存最早的植物绘图可能是保存在《证类本草》中《图经本草》的植物图，但这批绘图描绘的植物性状比较简单，可用于植物分类学鉴定的很少，根据这些绘图来确定植物的科属比较困难。而现代植物分类学家凭借《救荒本草》的植物图，可以将它们中的大部分较为准确地鉴定到属。《救荒本草》的画师对性状细节的描绘令人赞叹。其中一些绘图，即便和现代的植物科学绘图相比也毫不逊色。以书中第 244 条“水慈菰”图为例，这一绘图将



水慈菰

野慈菰 *Sagittaria trifolia* L. 大型圆锥花序下部第一、二轮才具有的次级分枝的特征表现得很突出,这是在野慈菰野生居群中常见的式样。如果没有对活植物做仔细的形态学观察,恐怕很难准确描绘出这些细节。比较起来,现代《中国植物志》所附野慈菰图并没有将这一特征细节表现出来,它所描绘的花序不具有次级分枝。从 1485 年《德国草药志》(*German Herbarius*)来看,欧洲当时的植物绘图水平还比较粗糙,只描绘出了植物轮廓和叶、花的粗略特征,花序的详细特征几乎没有。这是西方植物学家称颂《救荒本草》绘图的一个重要原因。

2.5 开创了中国古代经济植物研究的新领域

《救荒本草》引导了一场对救荒植物研究的浪潮,这被李约瑟称之为“食用植物学家运动(The Esculentist Movement)”。此后,中国涌现了一系列救荒植物的专著,如王磐的《野菜谱》(1524)、周履靖的《茹草编》(1582)、屠本峻的《野菜笺》(约 1600)等等。其中鲍山的《野菜博录》(1622)内容多改自《救荒本草》,他本人仅另外增加了几种植物而已,就增加的这几种植物,部分是《救荒本草》中已有植物的重复记载。徐光启《农政全书》(1639)的“荒政”部分,几乎照搬《救荒本草》。

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救荒可食植物(famine food plant)的研究大约在 19 世纪才起步。

3. 《救荒本草》的历史局限

《救荒本草》虽然代表了当时中国植物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它仍然脱离不了中国古代传统科学实用经验丰富而理论概括不足的缺点。书中的一些问题,大多出自“本草原有”的 138 条植物。

首先,这 138 条植物的文字描述大多来源于旧有的本草著作,但却并没有如《政和本草》那样详细注明每一条文字的准确出处。

其次,对来自不同本草著作的多条文字,任意删改、拼凑及糅合掺杂,由此混淆了多个物种。中国古代植物(包括本草)同名异

物的情况很多，同一名称的本草药，其原植物种可能并不相同，有的甚至还隶属不同科属。《救荒本草》把这些来自不同科属的植物名称、产地、性状和药性不加辨别，进行一番“糅合”，形成了一种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四不像”。而这种“四不像”物种的文字描述和植物绘图的描绘又大相径庭。好在现代植物分类学家往往能从其产地及性状上分析出其矛盾的地方。

再次，这 138 种植物中，对体现神仙方术思想的内容没有剔除，如第 235 条“何首乌”的内容；对一些传说不加考证而直接收录，如作者对一些有关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植物的说法没有深入探究。

新增植物中，也出现了一些文字描述和绘图不一致的情况，如第 258 条“月芽树”的文字描述为“其叶两两对生”，但绘图却为互生。

上述这些问题凸显了明代植物学研究者不严谨的一面。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用现代植物分类学的标准来衡量，书中有少数植物被以不同名称描述了两次，如变豆菜和山芹菜。同一栽培种，因性状略有差异，被作为两条收录，如豇豆和紫豇豆。这是民间分类（folk taxonomy）的特点，也反映出当时学者对“种”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当然，这样的要求未免苛刻，因为即便是植物分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种”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相对于六百年前《救荒本草》的巨大成就，上述问题只是小遗憾，并不影响它在中国古代植物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 《救荒本草》的版本及流传

《救荒本草》于明永乐四年（1406）在开封周王府刊刻，书中有卞同序，这个版本可能已经失传。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四年（1525）本，由山西都御史毕昭和按察使蔡天祐重刊于太原，此本前有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李濂序文，本次译注的底本采用的就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年影印的这个本子。我们了解到的其他版本还有：

1. 武宗正德己未重刊本（见日本跻寿堂《医籍备考》）。（注：

正德年间无己未，疑《医籍备考》误）

2.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周金重刊，有周金自序。

3.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陆柬重刊本（附《野菜谱》）。这个刊本的序中误以为该书是周宪王编撰。该本后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就采用该本，也沿袭了相同错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的也是这个本子，但仅保留卞同序，原书两卷四册也被拆为八卷，植物排列顺序以及文字上略有不同，植物绘图与嘉靖四年本出入较大。

4. 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乘刊本。此本为删本，只取了原书的 112 条植物。

5. 万历十四年（1586）李汶重刊本，二卷四册，底本采用陆柬本，但仅收植物 411 条。

6. 万历二十一年（1593）钱塘胡文焕刊《重刻救荒本草》，该本被收入《格致丛书》，也为删节本，只载 112 条植物。该本将《野菜谱》纳入其中，虽非另附，但反映其与胡乘刊本的传承关系。

7. 崇祯十二年（1639）徐光启《农政全书》荒政部分中收录《救荒本草》，每条末有“玄扈先生曰”，即徐光启对植物的评价。该本不但调整了书中植物的顺序（如以野生姜代替刺蓊菜为首条），而且将卷数重编为十四卷，并且漏缺“山苘树”条。该书绘图、改图严重，许多绘图失去了原植物的性状特征。一些现代植物学者研究《救荒本草》依据的就是这个本子，因此做出了不少错误鉴定。

8. 日本享保元年（1716）皇都柳枝轩刊本。

9. 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重刻本。

10. 清嘉庆十一年（1806）张祥云重刊《格致丛书》本。

11. 清咸丰六年（1856）来鹿堂刻本。

12. 1929 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整理本。

13. 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影印本（即嘉靖四年本）。

14. 1980 年农业出版社影印本。

5. 《救荒本草》对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影响

由于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植物分类学家研究《救荒本草》是由外国学者首先开始的。19世纪后半叶,担任俄国驻华医官的布莱资奈德(E. Bretschneider)研究中国植物,他在*Botanicon Sinicum* (1882—1895)中鉴定了约176种《救荒本草》植物。现在看来,他的鉴定存在不少错误,但在当时如果没有他的介绍,德坎多(Alphonse de Candolle)等世界著名植物学家恐怕无法了解到还有这样一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此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植物学教授松村任三在其《植物名汇》及后来的《改订植物名汇》(1915),给《救荒本草》的大多数植物确定了学名。虽然后来松村任三承认自己对许多植物的学名处理不当,但他的研究结果成为研究《救荒本草》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1946年,在华工作的英国药学家伊博恩(B. E. Read)出版的CHINESE MEDICINE SERIES ⑥中,发表了“Famine Foods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 (救荒本草)——Giving their Identity, Nutritional Values and Notes on their Preparation”,是对《救荒本草》植物研究的又一次整理。

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研究《救荒本草》,大概始于1917年留日学者们整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该辞典中明确指出多种植物的中文名出自《救荒本草》。虽然这部辞辑录的可能是当时日本学者的考证结果,问题较多,但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植物学家开始关注这部植物学专著。如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胡先骕先生在提到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历程时,每每将该书和《植物名实图考》并列,作为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发端。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的钟观光先生,曾潜心研究这部专著。他以松村任三的工作为基础,把每种植物按照科属重新排列,并对《农政全书》“荒政”所录《救荒本草》的植物绘图做了评述,很值得参考。可惜,由于战乱,钟观光先生没有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出版。胡先生和钟先生研究《救荒本草》的几个版本,现珍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1979年,王作宾先生给出一个“413种”的植物名录,作为石声汉校

注的新版《农政全书》附录。王先生是植物采集家,熟悉中国北方植物,考证颇为认真,但这一名录是根据《农政全书》本所做出的分类鉴定,且漏掉了“山苘树”一条。

《救荒本草》对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影响,从现代主要植物学工具书中植物中文名的采用上可略窥一斑。20 世纪上半叶,一些植物分类学家在选择植物中文名时,往往要查阅《救荒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这两部明清最为重要的植物学专著。虽然相对于学名(拉丁名),中文名只是地方名(local name),但这些植物中文名在传承中国传统植物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统计,《植物名实图考》实际收载的植物约 1 800 种。《中国植物志》(1955—2003)采用《植物名实图考》的属、科中文名分别为 55 个和 10 个(黄胜白和陈重明,1988)。我们统计《救荒本草》收载植物约 400 种,《中国植物志》从中采用了约 100 个种中文名,其中 57 个又作为该种所在属的中文名(见下表),科的中文名采用 5 个(见下表科的中文名黑体字),足见这部专著在现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心中的分量。

表一:《中国植物志》采用《救荒本草》中植物的属、科中文名统计表

	属 名	属中文名	科 名	科中文名
1	<i>Agrimonia</i>	龙芽草属	Rosaceae	蔷薇科
2	<i>Amethystea</i>	水棘针属	Labiatae	唇形科
3	<i>Caragana</i>	锦鸡儿属	Leguminosae	豆科
4	<i>Apios</i>	土圜儿属	Leguminosae	豆科
5	<i>Aquilegia</i>	耧斗菜属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6	<i>Avena</i>	燕麦属	Gramineae	禾本科
7	<i>Butomus</i>	花蔺属(荻蔺属)	Butomaceae	花蔺科(荻蔺科)
8	<i>Calendula</i>	金盏花属	Composiate	菊科
9	<i>Chelidonium</i>	白屈菜属	Papaveraceae	罂粟科

(续表)

	属 名	属中文名	科 名	科中文名
10	<i>Clinopodium</i>	风轮菜属	Labiatae	唇形科
11	<i>Descurainia</i>	播娘蒿属	Cruciferae	十字花科
12	<i>Epilobium</i>	柳叶菜属	Onagraceae	柳叶菜科 *
13	<i>Eriochloa</i>	野黍属	Gramineae	禾本科
14	<i>Erodium</i>	牻牛儿苗属	Geraniaceae	牻牛儿苗科 *
15	<i>Eutrema</i>	山薺菜属	Cruciferae	十字花科
16	<i>Hygrophila</i>	水蓼衣属	Acanthaceae	爵床科
17	<i>Kummerowia</i>	鸡眼草属	Leguminosae	豆科
18	<i>Lathyrus</i>	山黧豆属	Leguminosae	豆科
19	<i>Lespedeza</i>	胡枝子属	Leguminosae	豆科
20	<i>Marsdenia</i>	牛奶菜属	Asclepiadaceae	萝藦科
21	<i>Momordica</i>	苦瓜属	Cucurbitaceae	葫芦科
22	<i>Penthorum</i>	扯根菜属	Saxifragaceae	虎耳草科
23	<i>Potamogeton</i>	眼子菜属	Potamogetonaceae	眼子菜科 *
24	<i>Pterostyrax</i>	白辛树属	Styracaceae	安息香科
25	<i>Rabdosia</i>	香茶菜属	Lamiaceae	唇形科
26	<i>Sorbus</i>	花楸属	Rosaceae	蔷薇科
27	<i>Swertia</i>	獐牙菜属	Gentianaceae	龙胆科
28	<i>Syneilesis</i>	兔儿伞属	Composiate	菊科
29	<i>Veronica</i>	婆婆纳属	Scrophulariaceae	玄参科
30	<i>Xanthoceras</i>	文冠果属	Sapindaceae	无患子科
31	<i>Zehneria</i>	马廋儿属	Cucurbitaceae	葫芦科
32	<i>Sphaerophysa</i>	苦马豆属	Leguminosae	豆科
33	<i>Potentilla</i>	委陵菜属	Rosaceae	蔷薇科
34	<i>Rotala</i>	节节菜属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续表)

	属 名	属中文名	科 名	科中文名
35	<i>Vicia</i>	野豌豆属	Leguminosae	豆科
36	<i>Vaccaria</i>	麦蓝菜属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37	<i>Cucubalus</i>	狗筋蔓属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38	<i>Lysimachia</i>	珍珠菜属	Primulaceae	报春花科
39	<i>Gynostemma</i>	绞股蓝属	Cucurbitaceae	葫芦科
40	<i>Scorzonera</i>	鸦葱属	Composiate	菊科
41	<i>Kalopanax</i>	刺楸属	Araliaceae	五加科
42	<i>Scilla</i>	绵枣儿属	Liliaceae	百合科
43	<i>Adenocaulon</i>	和尚菜属	Composiate	菊科
44	<i>Ampelopsis</i>	蛇葡萄属	Vitaceae	葡萄科
45	<i>Lepidium</i>	独行菜属	Cruciferae	十字花科
46	<i>Hemistepta</i>	泥胡菜属	Composiate	菊科
47	<i>Picris</i>	毛连菜属	Composiate	菊科
48	<i>Aletris</i>	粉条儿菜属	Liliaceae	百合科
49	<i>Suaeda</i>	碱蓬属	Chenopodiaceae	藜科
50	<i>Lythrum</i>	千屈菜属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
51	<i>Mariscus</i>	砖子苗属	Cyperaceae	莎草科
52	<i>Sanicula</i>	变豆菜属	Umbelliferae	伞形科
53	<i>Youngia</i>	黄鹌菜属	Composiate	菊科
54	<i>Dumasia</i>	山黑豆属	Fabaceae	豆科
55	<i>Eleusine</i>	稗属	Gramineae	禾本科
56	<i>Staphylea</i>	省沽油属	Staphyleaceae	省沽油科 *
57	<i>Cotinus</i>	黄栌属	Anacardiaceae	漆树科

注：其中 1-38 为《中国植物志》中注明采用《救荒本草》的植物名；39-57 条在《中国植物志》中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我们研究后认为皆出自《救荒本草》。

20 世纪,老一辈植物学家关心这部书中植物学名的考证工作。从事中国本草研究的裴鉴、周太炎等在他们主编的《中国药用植物图鉴》中给出了《救荒本草》部分原有本草植物的学名。吴征镒先生主编的《新华本草纲要》确定了《救荒本草》约 100 个种的学名,可能是历来对《救荒本草》中本草原植物研究最深入的一次。此外多位本草学家如赵橘黄、叶桔泉、黄胜白和谢宗万等先生也孜孜不倦地考证其中植物,他们的研究结果反映在《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工具书和部分研究论文中。2007 年王家葵等出版了《〈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一书,其中植物学名的评述主要参考了王作宾和吴征镒先生的考证结果。2008 年倪根金出版《救荒本草校注》也附有植物学名。近年来从事饮食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其中的野菜。这说明,《救荒本草》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喜爱。

研究《救荒本草》中植物,可能不只关乎植物分类学本身,以此为基础,还可以探讨明代以来中原地区植物或者环境的变迁、本草原植物的历史渊源、农作物的栽培历史、饮食文化、中国传统植物文化和植物科学画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以后也许还会发挥更多作用,但所有的后续研究,如果不能对其中的植物学名首先探究清楚,就失去了研究的基础,难免陷入空谈。

6. 关于本次译注

本次译注之前,我们先点校,后注释。注释重点是从经济植物志的角度,主要注释本书 414 种植物的学名,顺及书中涉及的其他植物、植物学术语等方面。译文采用科技著作直译的方式。

6.1 点校

点校以明嘉靖四年刊本为底本(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参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农政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石声汉校注)、《植物名实图考》(1963 年中华书局)、《野菜博录》(《四部丛刊》本)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人民卫生出